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三

梁昭明太子撰

唐五臣注

崇賢館直學士李善注

書下

與山巨源絕交書一首

善曰魏氏春秋曰山濤為選曹郎舉康自

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而悲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惡焉

嵇叔夜

翰曰山濤為吏部郎欲舉康自伐康怨不知已故作此書自言不堪流俗而非湯武

大將軍聞而惡焉

康白足下昔稱吾於潁川五言

善本作謂之知

言

銑曰山嶽為潁川太守時山濤謂嶽云康性行不堪職仕愜康之志故以為知言也善曰稱謂說其情不願仕也愜其素志

故謂知言也虞預晉書曰山欽字穎川嵇康文集錄注曰河內山欽穎川山公族父莊子曰狂屈豎聞之以黃帝為知言然經

怪此意尚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曰向

經常尚猶也言常怪足下從何便得吾此心善曰言常怪足下何從而便得吾之此意也前年從河東還

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濟曰公孫崇字顯宗晉尚書郎阿都呂仲悌小

名善曰晉氏八王故事注曰公孫崇字顯宗譙國人為尚書郎嵇康文集錄注曰阿都呂仲悌東平人也康與呂長悌絕交書曰少知

阿都志力閑華每喜足下家復有此弟事雖不行知足下善本有不知之

良曰不行謂不許也不知謂不悉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

我情也善曰言不知已之情翰曰滂通謂博通也多可言多有許可也少怪謂少有怪責於人言

寬容也善曰言足下旁通眾藝多有許可少有疑怪言寬容也周易曰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法言曰或問行曰旁通

厥德李軌曰應萬變而不失其正者唯旁通乎吾直性狹中

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銑曰直性謂不從物狹中謂不能容人也偶然相知

非本意也善曰偶謂偶然非本志也爾雅曰偶遇也郭璞曰偶值也問聞足下遷惕然不

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曰向

間頃也遷謂為大司馬也惕懼也庖人割牲體之人也尸主也祝謂祭時讀辭之人也言恐山濤羞為獨割引我以為尸祝之助也善

曰莊子曰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手薦鑿善本刀漫平之羶腥

濟曰薦進也鑿刀上鈴也漫汗也羶亦腥也善曰毛詩曰執其鸞刀以啓其毛莊子北人無擇曰帝欲以辱行漫我高誘呂氏春秋注

曰漫故具為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

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良曰并謂兼利天下也介謂孤

介自守也言我昔讀書得古人有如此者或謂無之今信有耳謂儔兼利而已自守也善曰并謂兼善天下也介謂自得無悶也趙歧

孟子章句曰伯夷柳下惠介然必偏中和為貴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

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

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翰曰強勸也空

語謂虛說也言已不堪不可勸也虛說共知有通達之人於世事無所不堪也內謂心也吝恨也言跡能同俗而心不失正道與時同流

而悔恨不生者耳言聞有如是人也善曰空語猶虛說也共知有通達之人至於世事無所不堪言已不能則而行之也太玄經曰君子內正而外馴莊子曰與物委蛇而

同其波周易曰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老子莊周吾之師也

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

吾豈敢短之哉銑曰康讀莊老之書故云師也賤職謂柱下史漆園吏柳下惠為士師東方朔為侍郎是安卑位豈敢短之言不敢以四人居位下而非短之也善曰史記曰莊子名周嘗為蒙漆園吏列仙傳曰李耳為周柱下史轉為守藏史論語曰柳下惠為士師漢書曰東方朔著論設客難已位卑以自慰喻孟子曰為貧仕者辭尊居卑又曰位卑言高罪也

又

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向曰兼愛謂兼物愛人羞取也執鞭

下士也子文三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是皆不欲富貴而屈身濟物也善曰莊子仲尼謂老聃曰兼愛無私仁之情也論語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子張問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

所謂達人善本無人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

悶濟曰古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而不變其本志也窮塞不遇亦澹然自得而不以為憂悶矣渝變也善曰孟子曰

古之人窮故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又曰柳下惠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悶以此觀之故堯舜

之君世許由之巖栖善本作棲良曰堯舜為君於世許由隱於箕山善曰呂氏春秋曰昔堯

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箕山之下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子房之佐漢

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翰曰張良字子房佐漢滅秦項接輿隱者行歌不仕言堯舜子房安

其兼并之善許由接輿守其介特之志揆度也所安不同度之一也善曰漢書曰上封良為留侯行太子少傅事論語曰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孟子曰先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銑

聖後聖其揆一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

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向曰百行言多也君子之行所趨各殊而同歸順性俱得其安也循

順也善曰周易子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淮南子曰循性而行或害或利論語識曰貧而無怨循性動也故有

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濟曰言仕者不出隱者不

宗

文選四十三卷

三

宗

宗

任各有所短也 善曰班固漢書贊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且延陵高

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

也 良曰吳子諸樊既除壘將立季札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曹人

而不仕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為

人更名相如言此二人志氣所寄亦不可移奪改易也 善曰左氏

傳吳子諸樊既除壘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

人不義曹公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子曰能守節

君義嗣也誰能奸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

節史記曰司馬相如字長卿其親名之犬子相如既學慕蘭相如之

為人更毋 善本每上 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

名相如 有吾字 之想其為人 翰曰尚長字子平王莽時司徒王邑薦之固辭

安山終身不出慨息也康自言隱逸之志故大息想慕此二子為人

也 善曰英雄記曰尚子平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自入山檐薪賣

以供食飲范曄後漢書曰尚子平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尚

向不同未詳又曰臺修者字孝威魏郡人隱於武安山鑿穴為居采

藥為業修徒冬反史記太史公 少加孤露毋兄見驕不

曰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 涉經學性復踈 善本作 懶筋驚肉緩

寬緩若 驚馬也 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

能沐也 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

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 懶

與慢相成 向曰傲謂不恭言性簡略與禮相違背 善曰孔

為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 濟

儕輩寬縱攻擊也莊老忘榮辱齊是 故使榮進之心日積

非故增放逸也 善曰放謂放蕩 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

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 良曰積

實謂用本情也篤固馴擾育養羈繫纓縻赴蹈 雖飾以金鑣

蹋也 善曰楚辭曰狂顧南行王逸曰狂猶遽也 雖飾以金鑣

嚮食以嘉肴愈 善本作 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 翰

宗

鑣馬銜也肴俎實也俞益也此康言少自寬縱長見羈束雖有榮祿終思遁逸 善曰毛詩曰弗厭豐草弗甫物反阮嗣宗

口不論人過吾毋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

與物無傷唯飲酒過差耳 銑曰師法至大差失也言每及之然嗣宗曠大之性過人而不傷於物雖飲酒之後有過失 善曰莊子仲尼謂顏回曰聖人處物不傷物者物不能傷也李尤孟銘曰飲無求辭纒以相娛 荒沈過差可不慎與 至為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

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 向曰禮法之士謂何曾也阮籍在司馬文王坐時居母喪

飲酒食肉曾曰卿任性放誕敗禮傷教空投之四裔文王曰此子素羸卿其忍之文王時為大將軍言為何曾以禮法糾繩如仇讎也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何曾於太祖坐謂阮籍曰卿狂性放蕩傷敗禮教若不革變王憲豈得相容謂太祖互投之四裔以絜王道太祖曰此賢素羸病 君當恕之 吾 善本作 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

闕 濟曰弛緩闕失也 善曰資材量也 又不識人情暗 善本作 於機空

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 良曰機者事之微也空事也石奮有子四人仕

皆至二千石并父為萬石父子皆以謹慎著名康言我遇事便發能忍慎如萬石也好盡謂好盡發人之事機是以為累也 善曰漢書曰萬石君石奮長子建為郎中令奏事事下建讀之驚恐曰書馬者與尾而五今西四不足一獲譴死矣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又曰建奏事於上前即有可言屏人乃言極切至廷 見如不能言者好盡謂言則盡情不知避忌 久與事接疵

覺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

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

二卧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 翰

疵病覺瑕倫理熟審也言我久與人事相接則瑕覺日起豈得無患乎又加禮法自思至審必有不甚也 銑曰不堪不可皆不中任用也漢置當關之職欲曉即至門呼人使起言康晚起為吏呼之不放置放也 善曰東觀漢記曰汝郁再徵載病詣公車尚書勅郁自力受拜郁乘輦白衣詣止車門 臺遣兩當關扶郁入拜郎中 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

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 必

不得搖性復多蟲 瑟 把 蒲 搔無已而當裹以

及是四十三卷

明

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

向曰弋繳射也痺濕病也裹猶著也章服冠衣也上官尊

臣也善曰管子曰少者之事先生出入恭敬如有賓客危坐向師顏色無怍說文曰痺濕病也俾利反

素不便書

不喜作書而人間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

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

濟曰堆滿也机亦案也教禮教義名義也

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為重已

為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

良曰言不為人

及有欲中傷者善曰言人於已為未見有矜恕之者而纔有所怨乃至欲見中傷言被疾苦也

雖懼又具反善本作瞿字

然自責然性不可化

翰曰懼然自警策也化謂改變也善曰班固漢書惠帝贊曰聞叔孫通

之諫則瞿然晉灼曰瞿音台

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

銑曰詭誑也言欲下意順

人則為詐之道情不願為善曰新序卜偃謂晉侯曰天子降心以迎公周書曰飾貌者不情

亦終不能獲

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

向曰咎凶也譽美聲也善曰周易曰括囊無咎無譽

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

聒耳啾塵臭處千變百技

善本在人目前六不

堪也

濟曰言與流俗同事則不奈此喧聒塵臭技巧之物在於前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聒誼也

心不耐

煩而官事鞅兩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

七不堪也

良曰鞅掌眾多兒機事纏繞故事也言事繁於思慮也善曰毛詩曰或棲遲偃仰或玉事鞅掌尚書曰

一日二日萬機

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

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

翰曰湯與武王以臣

伐君故非之周公孔子立禮使人澆競故薄之言非薄不止則必會明於世則為禮教之人不容我也

剛腸疾惡

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

銑曰剛腸謂彊志也肆放

也言見患便道不能慎言也

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

外難當有內病寧可久處人間邪

向曰統理也九患謂上七不堪

二不可言我以褊狹之心理此又聞道士遺言餌木黃

數患縱免外禍亦當內病也濟曰道士謂得道之士也餌食也木黃精藥名也善曰蒼頡

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篇曰餌食也本草經曰木黃精久服輕身延年游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

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捨善本作舍字其所樂而從

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

之良曰行往也懼謂畏上不喜之事天性本志也禹不偏柏成子高全其節

也翰曰柏成子高堯舜時諸侯及禹登位退耕於野禹問曰何也高曰今有賞罰是刑自此始也耕而不顧禹曰難化矣乃不偏

之是全節也善曰莊子曰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而問焉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則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耕而不顧仲

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銑曰孔子將出而天雨門人曰商有蓋請假焉

孔子曰商為人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長而違短故又吾非不知商有蓋恐不借而彰其過也護助也善曰家語曰孔子將行雨無

蓋門人曰商也有焉孔子曰商之為人也齋短於財吾聞與人交者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王肅曰短委齋其也近諸

葛孔明不偏元直以入蜀向曰徐庶與諸葛亮拒曹操為曹操所破徐庶之毋見獲

於曹操庶乃辭先主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圖霸業者以此一寸之地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別以詣曹操且先主許之言孔明不偏者謂孔明奉先主之命亦不偏留之孔明亮字也元直庶字也善曰蜀志曰穎川徐庶字元直曹操來征先主在楚聞之率其

衆南行亮與徐庶並從為曹操所追破庶毋見獲庶辭先主而指其心曰本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

遂詣曹操魏略曰庶名福濟曰強勸勉也華歆舉管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

夫寧辭不受歆字子魚寧字幼安善曰魏志曰華歆字子魚平原人也文帝即位拜相國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

安車徵之又曰管寧字幼安北海人也華歆舉寧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詔寧為太中

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善本有者字也

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為輪曲者必善本無必字不

可以為楠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

明

明

明

明

故四民有業各以其善本作志為樂良曰謂上禹仲尼諸葛亮華歆

是識其性而首末相知也天才謂質性直者不可曲任曲者不可直任輪輞也楠椽也四民士農工商也言為者各樂其得志善曰管子曰士農工商四

唯達者為能通之此似善本無似足下

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翰

言人各有所樂惟達者可知故云度內耳章甫躬冠也越國之人斷髮為飾不用文冕豈可以已好而強使著之言此喻不好爵祿也善曰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越人斷髮文

自以善本無自嗜

臭腐養鴛鴦雞以死鼠也銑曰鴛鴦鳳也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豈可以已臭爛而以

死鼠養鴛鴦雞言此譏濤也善曰莊子曰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名鸚鵡子知之乎夫鸚鵡發南海而飛至北海非梧桐而不止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鸚鵡過之仰天而視之曰嚇今

五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

滋味游心於寂漠以無為為貴縱無九患尚

不顧足下所好者向曰術法也外疎也滋味美味也寂漠

華縱無九患亦不顧足下所好榮華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傳曰外猶賤也莊子曰夫恬惓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篤也

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必善本無必字

不能堪其所不樂濟曰頃時已來疾病增篤自度必不堪

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

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良曰言我自決以審定也道盡塗窮謂死也寃猶枉屈也

溝壑坑也善曰左氏傳曰侍者謂楚王曰老而無子知濟於溝壑矣

吾新失母兄之歡意

常淒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

多病顧此悵悵力剛反如何可言翰曰歡愛也悵悵悲悵

康子劭王隱晉書曰劭字延祖國語曰晉趙武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鄭玄禮記注曰女子以許嫁為成人廣雅曰悵悵悲也

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善本有與親

明

舊敘離

善本無離字

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

曲志願畢矣足下若

反

之不置不過欲為

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踈

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

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

近之可得而

善本無而字

言耳

向曰騶惱置止也言惱我不止欲為官求人益國利時也我則

踈緩又不如當代賢能矣子言俗人皆喜榮華我獨以離榮為快此最近我情也可得言耳善曰騶惱也音義與饒同言俗人皆喜榮華而已獨能離之以此為快此最近已之情可得言之耳

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

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

濟曰若取其大度量之人無所不包而又不求富貴乃可

重也言我則多病非為有大才也善曰鄭玄禮記注曰淹復漬也

若吾多病困欲離事

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

良曰言我以病困離俗自全真性之所乏短不

同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求善曰言已離於俗事以自安全保其餘年此乃真性之所乏耳非如長才廣度之士而不營之 豈

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趨

平

欲其登王塗期

於相致時為歡

善本作懼字

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

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

翰曰黃門閹人也本絕陽道豈是貞哉趣急也王塗天子

殿陛也相致謂其職任也是時必以為歡悅相益也迫逼也言煩事逼則發狂病也

野人有快炙背

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

已疏矣

銑曰快喜也宋有田夫自暴於日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之今吾獻之至尊必蒙厚賞其妻曰昔人有

斤子者獻於鄉豪嘗而苦於口嗟而怨之斯亦子之類也言雖有區區之意亦必蒙厚賞其妻曰昔人有

吞自暴於日當爾時不知有廣夏隩室絲續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賞也其室告之昔人有甘戎菽甘

與芹子對鄉豪稱之鄉豪取嘗之苦於口蹠於腹衆晒之李陵書曰孤負陵區區之意

願足下勿似

之其意如此既以解足下并以為別嵇康白

向曰解謂解足下舉我之意也

### 為石仲容與孫皓書一首

善曰滅榮緒晉書曰石苞字仲容太

祖輔政都督揚州諸軍事進位征東大將軍又曰太祖遣徐劭孫郁至吳將軍石苞令孫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為通

### 孫子荆

濟曰太祖輔政石苞領都督揚州諸軍事太祖使徐劭欲至吳苞令參軍孫楚作書

與皓也

苞白蓋聞見幾

善本從木

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

大春秋所誅

良曰幾者事之微也貴重也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

爭大信也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誅討也善曰周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左氏傳曰楚子伐鄭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

小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

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

善本一作興

也是故許鄭以銜譬全國曹譚以燕

禮取滅

翰曰兆見也言吉凶榮辱在於見機也楚子伐許許異面縛銜譬楚子命之使復其子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

袒牽羊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楚子許之是全國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共公不禮後復國遂滅曹齊桓公出過遷譚不禮焉至冬齊師滅譚是皆無禮而取滅亡也鄭伯非銜譬然以

同降故連用之善曰左氏傳楚子圍許蔡侯將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壁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

王親釋其縛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又曰楚子圍鄭克之鄭伯肉袒牽羊於楚以逆王曰其君能下人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又曰

晉公子重耳犇狄及曹曹共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及即位晉侯圍曹又曰齊桓公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

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

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

類崇飾浮辭

銑曰載籍謂史籍也著明也成智謂許鄭也敗愚謂曹譚也浮虛也言史籍所記非飾虛辭也

善曰鄭玄孝經注曰引譬連類尚書序曰翦截浮辭

苟以夸大為名更壅忠告

之實也

善本無也字

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

幽昧歷

善本作曆字

數將終故云炎精幽昧謂暗亂無道也歷數

錄籍也終盡也 善曰論語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  
東觀漢記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尚書曰天之曆數在爾躬

相靈失德災孽竝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

陷塗炭之艱 濟曰言桓靈失道災孽竝起也豺狼惡獸喻亂  
賊也抗張毒害塗泥炭火也言百姓皆如陷於

火而難苦也 善曰孝桓孝靈漢二帝也漢書詔策曰大禹能已失  
德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尚書曰夏有昏德民墜塗炭荼與

塗古字 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細 良曰貫綱也紐結也  
言九州之事斷絕而

皇王綱紀解其結也 善曰周禮曰職方乃辨  
九州之國使同貫利答賓戲曰廓帝紘恢皇綱 四海蕭條非

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 翰曰四海四方也蕭條  
空遠自太祖魏武帝也

言太祖有神武之德而應期代漢運也 善曰春秋緯曰五德之運  
各蒙其類宋均曰運錄運也周易曰古之神武不殺者夫河圖闔苞

受曰弟感苗  
裔出應期 征討暴亂克寧區夏 銑曰暴亂謂袁紹董卓  
之徒克寧能安也 善

曰尚書曰用  
肇造我區夏 協建靈符天命既集 向曰協同也靈符謂神  
靈之瑞符也集會也

天命與人心相會也 善曰曹植大魏篇曰  
大魏應靈符天祿乃始毛詩曰有命既集 遂廓洪基

魏域 濟曰廓開洪大域國也 善曰曹植魏德論  
曰武創洪基剋光厥德毛詩曰奄有四方 土則神州

中岳器則九鼎猶存 良曰神州洛陽也中岳嵩山也九鼎  
九州之金鑄鼎也存在也鼎可烹故

云器 善曰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中有  
五岳地圖帝王居之左氏傳王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鄆史記曰秦

取周九  
鼎 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 郁  
之攸

同天下之壯觀也 翰曰載則淑善也重光謂文帝也襲因  
也四隩四方也攸所也壯觀謂壯大觀

望也 善曰國語祭公謀父曰奕世載德尚書王曰昔我君文王武  
王宣重光新序孔子曰聖人雖生異世相襲若規矩尚書曰九州攸

同四隩既宅封禪書曰  
此事天下之壯觀也 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

銑曰公孫淵遼東侯度之子康之弟故云承籍父兄裔遠國也 善  
曰魏志曰公孫度字叔濟本遼東襄平人度知中國擾攘自立為遼

東侯度死子康嗣位康死子晃淵等皆小眾立兄子恭為遼東太守  
淵脅奪恭位景初元年徵淵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也

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 向

擁恃也燕胡匈奴也憑依陵乘也盤桓不進兒言恃險遠不脩職貢  
善曰左氏傳子產曰今陳介恃楚眾馮陵樊邑國語虢文公曰古者

宗

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周禮曰荆其職各以其所能荆其貢各以其內  
所有家語孔子曰古者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所以無忘服也

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酬善本作疇字貨賄

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濟曰傲慢也南國吳也編木濟水曰桴滄

流海也酬報也葛越草布也出於吳朔土北方也貂鼠皮也言公孫  
淵與孫皓以方物相連結也善曰魏志曰公孫淵遣使南通孫權

往來贍遺權使張彌許晏等齎金玉珍寶立為燕王論語子曰乘桴  
浮于海孔安國尚書傳曰草服葛越魏志曰夫餘國出名馬貂狍

自以為控弦十萬犍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

左振扶桑陵轢沙漠南面稱王善本有也字良曰

齊二國在遼西故右折扶桑在海東故云左振陵乘轢踐也言淵恃  
此威力故稱燕王南面以自尊也善曰漢書匈奴傳曰控弦之士

三十餘萬山海經曰湯谷上有扶木扶木者扶桑也史記曰楚靈王  
兵強凌轢中原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漢書李陵歌曰經萬里兮度

沙漠周易曰聖人宣王薄伐猛銳長驅翰曰宣王司馬懿

南面而聽天下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師

猛健銳利也長驅遠伐也善曰魏志曰景初三年遣大司馬師

宣王征洲斬洲傳首洛陽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師

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

銑曰次至也遼陽縣名不守謂不能監守也桴打鼓也震動元也凶  
惡也折首猶斬首也善曰漢書曰遼東郡有遼陽縣左氏傳曰援

桴而鼓周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然後遠跡疆場亦列郡大荒良曰

疆場邊畔也言魏斬公孫淵乃遠開邊疆置郡邑於大荒也善曰

史記樂毅書曰吳王遠迹至郢班固漢書述曰列郡祈連山海經有

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濟曰

咸皆也殊謂異國也言皆送款誠附我魏國也善曰毛詩序曰自

民乃離散不安其居尚書曰萬姓悅服過秦論曰餘威震于殊俗自

茲遂隆九野清泰良曰九野八方中央也言此之盛天下

通九天下貫九野高誘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

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翰曰樂器謂樂舞之器也肅慎

魏魏蕩蕩想所具聞也

善本無也字 銑曰魏魏蕩蕩言帝德廣遠也 想謂想孫皓當

已具聞也 善曰論語子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魏魏乎其有成功

吳之先主起自

荆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

向曰擾攘亂也言吳先主權遭時亂播遷九江外也表外

也 善曰吳志曰董卓專朝政孫堅亦舉兵荆州討卓引軍還往魯陽范曄後漢書馮衍上疏曰遭擾攘之時值兵革之際

劉

備震懼亦逃巴岷

濟曰劉備蜀先主也巴岷蜀二山名善曰蜀志曰益州牧劉璋迎先主入益

州至涪璋勅諸將勿復關通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降先主領益州

遂依丘陵積石之固

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

良曰之固謂蜀多山也三江五湖之水浩汗無涯為吳之固也言吳蜀時此山水假借游魂也迄至也十二年曰紀 善曰張載劔閣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漢書曰吳有三江五湖之利也魏明

從容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

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

翰曰二邦吳蜀也言相合扇動

併力以禦中國自謂與中國為鼎足之形言持久可與大山齊其終始也 善曰漢書合從連衡力政于強毛詩曰叔兮伯兮唱予和汝漢書曰蒯通說韓信曰方今足下三分天下鼎足而居戰國策呂不韋曰其寧寧泰山

相國晉王輔相

帝室文武栢栢志厲秋霜

銑曰輔佐也帝室謂魏室栢栢武貌厲嚴也秋霜殺物也 善曰魏志曰咸熙元年進曰公爵為王荀悅申鑒曰人主怒如秋霜

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眾絕慮

向曰窮盡鑒明也言謀筭無盡思慮絕於眾人也 善曰孫子曰夫未戰而廟勝得筭多者也又曰善出奇正者無窮如天地春秋元命苞曰明王獨見四海歸往

主上欽明委以萬機

濟曰萬機萬事也 善曰魏志曰陳留王奐字景明封常道鄉公高貴鄉公卒公卿議迎立尚書曰放勳欽明

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彌入其阻

良曰長轡遠御謂有長遠之策也潛密奮振彌深也入阻謂入蜀險阻也 善曰漢書曰武帝報李廣曰威稜

敵一向奪其膽氣

翰曰兵法曰并敵一向千里殺將奪其膽氣言威可奪蜀將士之膽氣也 善

曰孫子兵法曰併敵一向千里殺將又曰三軍可奪氣將軍可奪心小戰江介則成都自

**潰曜兵劔閣則**善本作**姜維面縛**銑曰介間也成都蜀

也曜示也劔閣蜀山也姜維蜀帥也面縛請降魏將鄧艾也善曰

魏志曰景元四年使征西將軍鄧艾鎮西將軍鍾會伐蜀艾自陰平

先登至江介西蜀衛將軍諸葛瞻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

大破之殺瞻進軍到維後主遣使奉皇帝璽綬為箋謂艾會統十餘

萬眾分從斜谷駱谷入平行至漢中姜維守劔閣距會維等聞瞻已

破以其眾東入巴後主詣艾降勒維等令降於會維詣會降商君書

曰小戰勝逐北無過五里左氏傳曰**開地五千列郡三十**

凡民逃其上曰潰面縛已見上文

**師不踰時梁益肅清**向曰平蜀之後置郡三十梁益二州

名肅清謂平定也善曰穀梁傳曰

伐不踰時**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濟曰竊號之雄謂後

戰不逐韓**球琳重錦充於府庫**主也稽顙謂首至地

也絳闕魏闕門也善曰禮記曰拜

而後稽顙傳立西都賦曰巍巍絳闕

良曰球琳玉名重錦美錦也充滿也言滿我魏之府庫

也善曰左氏傳曰齊侯歸衛侯夫人重錦二十兩**夫號滅**

**虞亡韓并魏從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

翰曰晉滅虢次反於虞秦并韓而魏徙居大梁此舉前事可明於後

也言蜀滅吳亦為次師法也善曰左氏傳曰晉滅虢虢公醜犇京

師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史記曰秦始皇十七年攻韓得韓王安二十

三年攻魏其王請降戰國策張孟談謂趙襄子曰前事不忘後事之

師**又南中呂興深覩天命蟬蛻**稅**內附**善本作**願**

**為臣妾**銑曰南中嶺南也交趾郡吏呂興殺太守孫諸使如魏

請太守及兵是觀天命也背亂向理如蟬之蛻皮也

善曰吳志曰交趾郡吏呂興等殺太守孫諸使使如魏請太守及兵

淮南子曰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孝經曰治家者不敢失於臣妾

**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向

輔車陪乘也吳蜀相資猶陪乘之與唇齒也外失謂蜀亡也內漸謂

呂興叛吳降魏亦如鳥之毛羽零落也援助也善曰左氏傳宮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而徘徊危國異延日月此猶魏武**

**侯却指河山以自彊**善本作**大殊不知物有興**

**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濟曰危國謂吳也魏武侯與吳起浮

西河至中流顧謂起曰美哉山河之

固此魏之寶也起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則舟中之人盡為敵

國也武侯曰善此言吳王恃險自彊不知滅亡之將至也善曰史

記曰吳起者衛人也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曰美哉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吳起對曰在德不在險若君不脩德而中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方今百僚濟濟雋又盈朝虎臣武將折

衝萬里良曰僚官也折摧衝突也言武之盛可以衝突萬里善曰尚書曰百僚師師又曰俊乂在官毛詩曰進厥虎

臣闕如虓虎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罅姐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謂也國富兵彊善本作六強字

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翰曰練擇也翰高飛也為將伐吳故云飲馬南海

海也善曰新序曰叔孫敖相楚國富兵強毛詩曰翰飛戾天鄭玄曰翰高也李陵與蘇武書曰陵當為單于畜兵養士循先將軍之令

將飲馬河洛收珠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銑曰脩兵仗也善曰禮記曰聖人異器械鄭

兵甲也玄曰器械脩造舟楫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

善本行木盡向曰伐斫也太行山名言斫伐以脩舟楫木盡者廣言以脅之善曰尚誘呂氏春秋注曰太行山

在河內野王縣北濬決河洛則百川流通善本作通流字樓舡萬

艘蘇勞則善本無則字千里相望濟曰濬深也樓亦舡也艘亦舡之摠名善曰尚書大傳

曰百川趨於海漢書曰江淮以南樓船十萬自剗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

如今善本有之盛者也良曰黃帝剗木為舟言我以水陸並進其盛如此也善曰周易曰黃帝

堯舜剗木為舟剗木為檝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

之謂也善本無也字翰曰驍健畜養也役不再舉謂一伐必患去賊非利之也故

役不再籍一舉而畢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為

愛民治國道家所尚銑曰眷眷迴顧自邁行也電邁言急也愛惜人命不欲害國是至道之所

重也善曰老崇城自善本作甲文王退舍向曰

聞崇侯德亂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舍止也善曰左氏傳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

旬而不降退而復之因壘而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

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濟曰示見喻曉也謂

服則存不服則亡往去究盡也言能識安危而稱臣是求多福也善曰毛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蹙然改容

廷

祗承往告

良曰慶然驚起良言能驚起改尊倨之容敬承所往之書告也

起坐謝賈稱

追慕南越嬰齊入侍

嚴助往諭因使其子嬰

齊入侍宿衛也

善曰漢書曰南越王胡立天子

北面稱臣伏

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為藩輔

銑曰策書也言能稱

世有福於江外長為諸侯藩輔謂諸侯也

善曰禮記曰君之南鄉

師 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

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

向曰豐多也言能臣伏則多

用也命教令也言若輕慢不用我魏之教令謀臣武士當雲合風從而討之

善曰范曄後漢書張綱謂張嬰曰大兵雲合豈不危乎

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

楊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

末陵

雍益青徐荆楊兗豫並州名征東將軍右苞自謂也秣陵吳郡名此說征討之勢以脅之也

驅且當猛虎步漢書丹陽郡有秣陵縣

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校

燭日旌旗流星

翰曰六師六軍也羽箭也蜀曰謂赤羽若日也旌旗也畫星辰於上故云流星

鳥羽也漢書高祖曰吾以游龍曜路歌吹盈耳

銑曰馬高

羽檄徵天下兵檄或為校

武王誅商萬國咸喜前歌後舞曜路盈耳言騎樂之盛也

善曰周禮曰凡馬八尺為龍樂稽耀嘉曰武王與師誅于商萬國咸喜前歌

後舞論語子曰洋洋乎盈耳哉

士卒犇邁其會如林

向曰邁行也如林言多也

先忽焉

善本作然字

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

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

濟曰震動駭驚也渴賞謂貪賞也執兵爭先也屠壞

也寒心痛心也

善曰左氏傳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夫治膏肓者

荒者

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

良曰

膏心下也育膈上也言理此病必須服苦口之藥也決定也狐疑不定也逆耳謂忤已之言也

一曰居育之上 一曰居膏之下 若我何史記曰沛公入秦宮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願公聽樊噲言楚辭曰心猶豫而狐疑 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附見其已

困扁鵲知其無功也 翰曰謬誤投歸也俞附扁鵲皆古之良醫也凡病則良醫見其可療及入

骨髓則良醫雖理亦無功也言吳國有危亡之疾今用我言而歸服保全首領是猶可療也若傲慢恃險不即從化則猶疾入骨髓雖欲思療亦無功也 善曰列子曰楊朱之友曰季梁得病七日大漸謁醫俞氏俞氏曰汝始則胎氣不足乳漣有餘疾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史記號中庶子曰上古之時醫病不以湯液又曰扁鵲過齊桓侯客之入朝見曰君有疾在腠理不療將深桓侯曰寡人無疾過五日扁鵲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間不療將深桓侯不應後五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走桓侯使人問其故扁鵲曰疾其在骨髓雖司命無奈何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後五日桓侯體痛使人召扁鵲扁鵲已逃去桓侯遂死郭璞穆天子傳注曰漣乳汁 勉思良圖惟所去就 義謀在為去就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常曰敢弗良圖 曾子曰君子慎其所去就 石苞白

### 與嵇茂齊書一首

趙景真 翰曰于寶晉紀云呂安字仲悌東平人也時太祖逐安于遠郡在路作此書與嵇康

安子紹集序云景真與茂齊書且晉紀國史實有所憑紹之家集未足可據何者時紹以太祖惡安之書又父與康同誅懼時所疾故移此書於景真考其始末是安所作故以安為定也 善曰嵇紹集曰趙景真與從兄茂齊書而時人誤謂呂仲悌與先君書故具列本末趙至字景真代郡人州辟遼東從事從兄太子舍人蕃字茂齊與至同年相親至始詣遼東時作此書與茂齊于寶晉紀以為呂安與嵇康書二說不同 故題云景真而書曰安

###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

謠 向曰叟老稱李老子也楊朱南游於沛老子西入秦至梁相遇於道中老子仰天而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也梁生鴻也岳即邱

山也謠歌也梁鴻登北邱山作五噫之歌以傷時肅宗聞而求之因犇走於吳吳則越也 善曰列子曰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而過老子老子中道仰天歎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楊朱曰請聞其過老子曰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范曄後漢書曰梁鴻字伯鸞扶風人也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邱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

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居齊魯之間又去適吳然老子之歎不為入秦梁鴻長謠不由適越且復以至郊為及關外邱為登岳斯蓋取意而略

哉文也夫以嘉遁之舉猶懷戀恨况乎不得已者銑曰嘉遁者隱也謂老子梁鴻也戀恨謂歎及謠也不得已謂被遷也善曰周易曰嘉遯貞吉惟別之

後離羣獨逝善本作遊字背榮宴辭倫好經迥路涉

沙漠雞鳴善本作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濟曰逝往倫輩也沙漠安流處日薄西

山則馬首靡託善曰薄近靡無也言日沒車馬之首無所託也唯余馬首是瞻

尋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

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崎嶇

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臯之內慷慨重臯之

巔翰曰飈急風也厲猛也寢隱也崎嶇不平負九臯九折之巔澤也慷慨失志兒臯山巔上也善曰毛詩曰鶴鳴九臯進

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

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

之所懼也銑曰蹊徑也榛密休也言雖艱難吾所不懼與所懼者謂已下之事也至若蘭茝

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

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

而歎息者也銑曰蘭茝香草也桂林香木也以喻君子傾頓移植自謂也根萌未樹謂危也牙弩牙絃弓絃

言風波急則根易傾牙淺絃急則機易發此喻讒邪為忠正之風弩也怵惕驚自衢道也善曰喻身之危也根萌未樹故恐風波潛駭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又北土之性難以託

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劔濟曰言北土寒不宜蘭桂也鮮知者必懼而按劔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以闇投人於道眾人莫不按劔也今將植橘柚於玄

朔蒨華藕於脩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武

本善

宗

文選卷之三

作舞 於龍貴俗固難以取貴矣 良曰橘柚木名生於南方華藕蓮也生於水龍章袞

龍之服也裸壤不衣之國也韶舜樂武王樂也聾俗耳病之人不貴音也言此四者各失其宜故難以爲美也玄朔北方也脩陵高阜也

善曰龍袞龍之服也章章甫之冠也裸壤文身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南適諸越越人斷髮文身無所用之又肖吾曰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

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翰曰不我貴猶不貴我也言北土不貴我則當傷我也善

矣 曰周易曰無交而求則人不與也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 飄

飄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揔轡遐路則有

前言之艱懸鞞陋宇則有後慮之戒 銑曰飄飄謂羈旅也

無人之鄉謂安所徙處也揔攬也前言謂經過涉沙漠也懸鞞懸車也後慮謂蘭茝傾頓之事戒懼也善曰前言之艱謂經過路涉沙漠以下也後慮之戒謂北土之性難以託根以下也

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遠征 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

惕 濟曰太陽日也戢歛也歛曜謂夜也劬勞惕驚 肆目平隰

則遼廓而無覩極聽脩原則淹寂而無聞吁

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

爲貴也若迺顧景 善本作影字 中原憤氣雲踊哀物

悼世激情風烈龍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

紘雄心四據 良曰遼廓遠也脩長淹久悴憂也步驟謂驅馳行役之人也言已自經此乃知不足貴也顧景恐時不再來也憤感悼傷激急烈猛睇視也紛紘多也雄心四據謂威德

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 翰

公輸作雲梯以攻宋思躡此者言高也橫奮謂縱橫奮振也八極八方也披散也言將散艱難掃凶惡也蕩滌滌夷平也 善曰田邑與馮

行書曰欲搖 蹴岷嶮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

九區恢廓 善本作維字 宇宙斯亦吾人之鄙願 善本無人字 之鄙願也 銑曰崑崙太山喻權臣也滌除也九區九州也恢大廓空也宇宙謂天地也鄙小也善曰劉駒駮郡太守箴曰大漢遵因化

洽九 時不我與垂翼遠逝 向曰垂翼謂不遂志也逝往也

區 夷于飛垂其翼君子 善曰周易曰明 鋒鉅靡加六 善本作 翮摧屈自非

知命誰能不憤悒者哉 濟曰鉅鐸也言不加鋒鐸而六

善曰周易曰樂 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

崖飛藻雲肆 良曰植生也生於芳苑猶生於美族也喻嵇康

出秀清流喻其志潔清也藻文章也肆布也雲布言才廣也 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游

善本作 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

交其左聲名馳其右 翰曰潛龍游鳳喻君子也亦相感動

儔類也聲名令聞也 翱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

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為得志矣 銑曰

游樂也倫黨朋黨也姿態綽 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

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 善本作風

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

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

而有遐心 向曰熒熒猶單獨也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良曰胡

有遠心相望也 善曰毛詩 曰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身雖胡越意存斷金 在此越

敬爾儀敦履璞沈 翰曰儀善敦厚璞真沈深也謂交 繁

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恨然知復何云 銑曰繁多

自多其盛而為流蕩者君子之所不敬 也恨不平兒何云言事既爾何所言也

與陳伯之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帝使呂僧

也伯之歸于魏為通散常侍何之元梁典云天監

五年前平南將軍陳伯之以其衆自壽陽歸降不

宗

書伯之前史失之梁史以為丘遲與伯之書

丘希範

向曰梁平南將軍陳伯之初仕齊齊東昏侯遣伯之將兵拒梁武伯之知勢屈乃降梁至是又以衆降魏故遲與此書以喻之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

冠三軍才為世出

濟曰恙憂冠首也言勇可以為三軍首也才謂文武之才也世出謂應時而出

也善曰李陵與蘇武書曰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時出

弃鷲雀

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

良曰鷲雀小鳥也鴻鵠大鳥也弃小志謂背齊也慕高翔謂歸

梁也善曰史記曰陳涉嘗為人庸耕輟耕隴上悵恨久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庸者笑而應之若為庸耕何富貴也陳涉太息曰嗟乎鷲雀

崔安知鴻鵠之志哉

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

化謂背齊歸梁也明主即武帝也善曰劉璠梁典曰高祖得陳虎牙幢主蘇隆厚加禮

賜使致命江州刺史陳伯之伯之虎牙父也蘇隆還稱伯之許降乃遣鄧元起前驅迫之伯

之聞師近以應義師立功立事開國稱孤

銑曰重職也開國謂為江

州刺史也同侯王例故稱孤寡以賤為稱也善曰延篤與張奐書曰烈士殉名立功立事周易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老子曰王侯自

謂孤寡不穀

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

向曰朱輪華轂謂以

丹漆飾之也擁持旄幢也萬里言威化遠也善曰史記蒯通說武

信君曰今范陽令乘朱輪華轂班固涿邪山祝文曰杖節擁旄征人

伐鼓荀悅漢紀曰今之州牧號為萬里漢書樊噲說高祖曰始陛下定天下何其壯也

如何一日為犇亡之虜聞鳴鏑而服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

劣邪

濟曰犇亡之虜謂降魏也鳴鏑辭也股脾也穹廬旣帳也屈膝拜也魏本匈奴人故云穹廬善曰漢書曰冒頓乃作為

鳴鏑音義曰箭鏑也如今鳴箭史記曰魏勃退立股戰漢書烏孫公

王歌曰穹廬為室兮旃為牆音義曰穹廬旃帳也喻已蜀文曰交臂

受事屈膝請和漢書樊噲曰今天下已定又何憊邪

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已外受流言

良曰去謂之魏就謂歸國際謂交會之間

也他異審詳也流言反問之言也善曰呂氏春秋

沈迷猖蹶

曰君子必審諸已然後任尚書曰管叔乃流言於國

以至於此

善曰沈溺迷惑猖狂蹶也言惑亂妄行至於此也善曰劉公幹雜詩曰沉迷領簿書回回自昏亂蜀志

先王謂諸葛亮曰孤遂用  
猖蹶至于今日志猶未已  
聖朝赦罪責功弃瑕錄用推

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  
銑曰聖朝梁也責求也  
用謂可施行也言聖朝

推赤心於天下不疑滯於物也  
善曰鄒潤甫為諸葛穆荅晉王令

曰高世之君赦罪責功略小收大吳志陸瑁與暨豔書曰此乃漢高

棄瑕錄用之時也東觀漢記曰上破銅馬等封降賊渠率諸將未能

信賊亦兩心上物降賊各歸營勒兵待上輕騎入按行賊營賊將曰

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効死又曰漢兵破邯鄲誅王郎收文

書得吏人謗毀公言可擊者數千章公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

安此善本無將軍之所知非善本作假僕一二談

也善曰長楊賦曰僕嘗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

曲池又悠悠爾心亦何可言良曰悠悠憂傷之兒善曰已平

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佩紫懷黃贊善本作惟

帷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良曰鴈飛成行列有尊卑之序故以比焉

金印紫綬列侯之飾帷張也謀策謀也軺使車也節旌節也疆場邊

陲也善曰應劭漢官儀典職楊喬糾羊柔曰柔知丞郎鴈行威儀

有序魏書荀攸勸進曰諸將佩紫懷金蓋以數百史記蔡澤曰懷黃

金之印結紫綬於胥東觀漢記詔鄧禹曰將軍深執忠孝與朕謀謨

帷幄如淳漢書注曰二馬為軺傳漢書曰終軍為謁者使行郡國建

節東出關左氏傳曰齊人來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場之事慎守

其一立刑馬作誓傳之子孫翰曰刑殺也諸侯會盟取白馬之血飲之以為誓使太山

如彌永傳國於子孫也善曰漢書曰漢王即皇帝將軍獨覲

之位論功而封之申以丹書之信重以白馬之盟

聽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寧不衰哉銑曰覲強借假也謂假借

少時之命而為夷狄驅馳也哀哉傷痛之聲善曰

毛詩曰有覲面目司馬遷書曰氈裘之君長咸震懼夫以慕容

超之彊善本作強字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

向曰慕容超寇河北高祖伐之執超斬於建康市鎮西將軍與姚泓

戰大破之姚泓將妻子請降也善曰沈約宋書曰慕容超大掠淮

北宋公表請北伐遂屠廣固超踰城走高晉獲之送超京師斬于建

康市又曰公以舟師進討至洛陽王鎮惡剋長安生禽姚泓執送泓

斬于建康市左氏傳曰楚子圍許許僖公見楚子於武城面縛銜璧

故知霜露所均不育

異類也善本無也字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李陵與蘇武書善本無也字濟曰均平也謂洛土中也異類匈奴也善曰禮記曰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

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翰曰北虜謂托

跋珪僭稱王也中原中國也積多盈滿也言惡既滿理當滅亡也

善曰魏收後魏書曰太祖道武諱珪改稱魏王都平城孝文皇帝諱

宏自平城遷都洛陽東觀漢記曰北虜遣使和親尚書周公曰故躬

涉配天多歷年所周易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故惡積而不可掩焦

爛見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

下文銑曰蕭衍廢其魏主寶融

况偽嬖昏狡自相夷戮自立稱曰梁為宣武偽嬖

蓋指宣武也狡亂自相夷戮謂廢寶融也善曰魏收後魏書曰世

宗宣武帝諱恪景元三年蕭衍廢其主寶融自僭立稱梁宣武即位

明

收

四

三

卷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凡一十六年然梁武之初當宣武之日為孽蓋指宣武也虞預晉書西陽王羨上書曰朱旗南指自相夷戮 部落攜

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良曰部

類也攜亦離也會豪魁帥也猜忌也貳謂貳心也繫頸謂以繩繫項也蠻邸藁街皆置蠻夷之館也 善曰晉中興書曰胡俗以部落為

種類屠各取豪貴文穎漢書注曰羌胡名大師為會國語伯陽父曰

國之將亡百姓攜貳韋昭曰攜離也貳二心也漢書曰沛公至霸上

支首及名王以下空懸頭藁街蠻夷邸間 而將軍魚游於

沸鼎之中鷲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濟曰

沸鼎鷲巢飛幕言危之甚言魏朝夕將破而將軍居之亦同魚鷲之

危飛幕軍幕也 善曰袁山松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沸鼎之中

棲鳥烈火之上用之不時必也焦爛左氏傳曰 暮春三月江

吳季扎曰夫子之在此也猶鷲巢于幕之上 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鷲亂飛見故國之旗鼓

感生平於疇日撫絃登陴 豈不愴恨良曰北

以江南物色舊鄉之美感動之旗鼓昔所用也疇日昔日也撫持也

移反 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

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翰曰廉頗為趙將攻魏之繁陽

攻樂乘走之而犇魏之大梁後趙數困秦兵趙王思得廉頗頗亦思

為趙用也吳起事魏守西河後以魏君聽讒乃犇楚顧望西河而泣

左右曰君戀西河乎起曰不戀然不忍見秦之取西河是以泣其後

西河果入秦思趙用泣西河皆人情也無情謂不思舊國 善曰史

記曰廉頗為趙將伐齊大破之拜為上卿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廉

頗遂犇魏之大梁久之魏王不能信用而趙亦數困於秦兵趙王思

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王以為老遂不召呂氏春秋曰吳起

治西河王錯諧之魏武侯侯使人召吳起至岸門止車而休望西

河泣數下其僕曰竊觀公之志視天下若舍履今去西河而泣何也

吳起雪泣應之曰子弗識也君誠知我而使能秦必亡西河今

君聽讒人之議不知我西河之為秦不久矣起入荆西河果入秦司

馬遷與任安書曰夫人情莫不念父母顧妻子莊子惠子曰人故無

情 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勉勵善圖歸梁是多福也

善曰魏志明帝報王劭詔曰欽納

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至言思聞良規多福已見上文

明

**安樂** 向曰皇帝謂梁武帝也安寧也樂謂樂其德化也 善曰皇帝梁武也解朝曰遭盛明之世漢書曰孝惠高后時天下安樂

**白環西獻桔矢東來** 濟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周時善曰世本

曰舜時西王母獻白環及佩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剋商於是肅慎氏貢桔矢石磐 夜郎顛 善本

**辨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 良曰夜郎顛池皆南夷國名解辨謂解其辨髮

以就衣冠朝鮮遠國名昌海南海也蹶角謂以額角叩地也 善曰漢書曰夜郎滇池皆椎結舊昆明編髮漢拜唐蒙郎中遂見夜郎王

多同又曰始楚威王時使將軍莊縞將兵略巴黔中縞至滇池欲歸報會秦奪楚黔中郡道塞不通以其眾王滇池又朝鮮王滿燕人孝

惠高后時滿 外臣又曰西域有昌蒲海一名鹽澤去王門陽關三百餘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頭以

額角犀 厥地也 唯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

**之命耳** 翰曰北狄謂魏也野心謂如野獸之心掘強猶強梁也延引也歲月言不久也 善曰左氏傳令尹子文曰諺

云狼子野心漢書伍被說淮南王曰東保會稽南通勁越屈強江淮之間可以延歲月之壽耳范曄後漢書匈奴論曰世祖用事諸夏未

遑沙塞 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揔茲戎重 曰銑

臨川王高祖弟也時為中軍將北討魏殿下者不片言王也若今言皇太子殿下然也茂親謂帝弟也揔統也戎兵也 善曰何之元梁

典曰高祖即位以宏為臨川郡王天監三年以宏為中軍將軍劉璠梁典曰天監四年詔臨川王宏北討于寶晉紀河間王顥表曰成都

王穎明德茂親功高勳重晉中興 方 善本無 弔民洛汭伐

書相溫檄曰幕府不才忝荷戎重 方 善本無 弔民洛汭伐

**罪秦中** 向曰弔慰也洛北曰內秦中關中也 善曰孟子曰湯

詞伐罪漢書田肯曰陛下既得韓信又治秦中 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

**懷君其詳之丘遲頓首** 濟曰儀逢自稱也謂君因此書不改後必困偏方思我言也聊

且也往懷謂此書也詳審也 善曰顏延之和謝靈運詩曰聊用布所懷

**重荅劉秣陵沼書一首** 善曰劉璠梁典曰劉

**劉孝標** 良曰劉峻自序云峻字孝標平原人也八

今掌石渠後乞骸骨隱東陽金華山初孝標以仕不得志作辨命論秣陵令劉沼作書難之言不由

命由人行之書荅往來非一其後沼作書未出而死有人於沼家得書以示孝標孝標乃作此書荅

宗

之故云重也 善曰劉峻自序曰峻字孝標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暮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顛覆身充僕圍齊永明四年二月逃還京師後為崔豫州刑獄參軍梁天監中詔峻東掌石渠閣以病乞骸骨後隱東陽金華山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感竟未之

致也 向曰難謂難運命之書也余標自謂也天倫之感謂兄弟死也致至也謂沼難書竟未至孝標處也 善曰孝標集有沼

難辨命論書穀梁傳曰兄弟天倫也何休曰兄先弟後天之倫次 尋而此君長逝化為異

物緒言餘論蒞 善本作 而莫傳 銑曰長逝謂死也緒遺也蒞藏也莫無也言沼

之遺言餘論皆蒞藏而不傳於我也 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元瑜長逝化為異物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

或有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

徽未沫 而其人已亡 向曰徽美沫滅也其人謂沼也 善曰楚辭曰芳菲菲而難虧兮

芳至今猶未沫三逸曰沫已也士蓋反孫卿子曰其器存其人亡以此思哀則哀將焉不至 青簡尚新 善

有而 宿草將列 濟曰青簡竹簡也古無紙用以為書宿草陳根字 曰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

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 泫然不知涕

之無從也 良曰泫然淚流兒 善曰禮記門人曰防墓崩孔子

遇一哀而出涕曰予 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 翰曰隙穴也

惡夫涕之無從也 善曰墨子曰人

穴喻速也波水波與電光皆不久停言人命如之 善曰墨子曰人

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由駟而過郊也郊古馳隙字也陸機詩

曰寸陰無停晷 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 銑曰言文章之

尺波豈徒旋 善曰楚辭曰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言 向

之華永無絕也 善曰楚辭曰 故存其梗槩更酬其言 向

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 善曰東京賦曰其梗槩如此 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

梗槩粗略也酬報百意也 善曰墨子曰昔周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

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  
中心折脊殪車中伏歿而死若書之說觀之則鬼神之神有豈可疑哉  
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  
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之故

而西靡蓋合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良曰宣帝子封東平相思

長安及死東平冢上樹盡皆向西而靡蓋山有舒姑泉者昔有舒氏  
之女伐薪於此忽然坐地牽挽不動其伴還歸告其家比來唯見清  
泉母曰吾女性好音樂乃作絃歌於泉上忽有朱鯉一雙躍出而

節善曰聖賢冢墓記曰東于思王冢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  
國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柏西靡宣城記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  
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  
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湛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  
流有朱鯉一雙今作樂嬉戲泉故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但懸劍空隴有恨如何翰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  
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

子知之使還當與及迴徐君已死乃脫劍置墓樹而去言今所答亦  
猶懸劍於墓樹而已 善曰劉向新序曰延陵季氏將西聘晉帶寶  
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  
許之矣致使於晉顧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帶徐君墓樹而去

移書讓太常博士一首 并序

劉子駿 銑曰漢書云劉歆字子駿少通詩書能屬  
文成帝時與父向俱領校書講六藝傳記

後王莽篡位為京兆尹移易也謂以我情移易彼  
意讓責也太常則周之宗伯也博廣大也謂識用  
廣大謂之博士 善曰漢書曰劉歆字子駿向少  
子也少通詩書能屬文為黃門郎至中壘校尉王  
莽篡位為義  
和京兆尹卒

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

書皆列於學官 向曰歆為光祿大夫故云親近建立也逸失  
也謂下三十九篇者左氏傳毛詩失禮古文  
向書四經漢初已來皆不置博士  
歆欲立此四經列學官而習之

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

講議其議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 濟曰言諸博士不  
肯與歆論議相對

也 善曰言諸博士既不肯立左  
氏而又不肯與歆論議相對也

讓之曰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纍起相襲

延

延

其道甚著良曰言堯舜禪讓道衰至夏殷周更代起也周室既

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翰曰言天子微弱政教不行故國家

之道所以不全也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

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銑曰歷經應受聘問也衛魯二國名雅正也美事曰

頌也善曰論語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脩易序書制作春秋以

記帝王之道向曰脩易謂作十翼也序書謂作尚書五十八篇

書脩春秋春秋元命苞孔子曰丘作春秋王道成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二

善本無二字子終善本無而大義乖濟曰夫子孔子也沒死也微言要妙之言也七十二子謂

孔子弟子達者之數也大義謂詩書禮樂之義也善曰論語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重遭戰國

之術興良曰遭遇也戰國謂七雄之時也邊豆禮器也二而孫吳

之術興百人為軍五百人為旅陣謂行列之法孔子之道謂詩

書禮樂也抑止也孫子吳起並著兵法術法興起也善曰論語曰

衛靈公問陣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

之學也漢書曰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又曰吳起三十八篇陵夷至于暴秦焚經書殺

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此遂滅

翰曰謂禮教頹毀也秦暴虐百姓故曰暴秦焚燒挾藏也秦法有藏

書不燒及以古非今者皆族之賢聖之道由是滅亡善曰漢書武

帝制曰大道微鼓陵夷至于桀紂之行作史記李斯曰臣請天下敢

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廷尉雜燒之以古非今者族又盧生為始

皇求仙藥亡去始皇大怒使御史按問諸生諸生犯禁者四百六十八人皆坑之咸陽漢興去聖帝明

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

一叔孫通略定禮儀銑曰聖帝謂堯舜也明王謂二王也退亦遠也襲亦因也叔孫通秦二世

博士高祖定天下權制禮儀也善曰漢書叔孫通曰臣願頌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天下唯有易

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向曰秦燒詩書惟以易卜筮不禁至漢惠帝除挾書律挾藏律法也善

曰漢書曰秦燔書而易為筮卜之事傳者不絕漢書曰孝惠四年除

挾書 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為

意濟曰周勃封絳侯灌灌嬰介冑兵器也言漢初公卿皆武夫軍旅之士莫有措意於經術也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

論羣臣破敵禽將活死不哀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為爪牙世世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一人非絳侯與灌嬰

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良曰

掌故官名伏生秦博士也秦伏生於壁中藏得尚書二十篇至漢初

也故為秦博士孝文聞伏生脩尚書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掌故晁錯往受之善曰史記曰伏生者濟南人

朽折散絕翰曰古書以竹簡寫用繩連之故云朽折散絕善曰漢書曰秦燔書禁學濟南伏生獨壁藏之漢亡失

求得二十九篇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

天下眾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

學官為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銑曰萌芽謂初

始也眾書謂禮公羊春秋諸子孔子弟子學官博士也在朝之儒生有賈誼作左傳訓詁為文帝博士也善曰賈生賈誼也至

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

師皆出於建元之間向曰鄒魯梁趙四國名鄒人慶忌受詩於浮丘伯梁人戴德受禮於后蒼

賈誼為訓詁授於趙人貫公先師謂前進者建元武帝年号也善曰漢書曰建元孝武皇帝年号也當此之時

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為雅或為頌相合而成

濟曰雅頌皆詩也雅以正事頌以讚事善曰成一經也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

良曰孝文末人有得泰誓於壁中者獻之使博士會讀而傳之今泰誓篇也善曰七略曰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書於壁中者獻之

與博士使讚說之因傳以教今泰誓篇是也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

善本作朕甚閔焉翰曰詔武帝詔也缺虧脫誤閔憂也善曰禮稽命徵曰文王見禮廢樂崩道孤而無主

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銑曰全經謂未

焚之時數足也離此日遠也善曰服虔漢書注曰漢與秦相去七八十歲韋昭曰全經未焚書之時也及魯恭王

壞孔子宅欲以為宮善本有得古文於壞壁之中

宗

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

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向曰魯恭王景帝

後采得薛中書獻之會武帝許庚太子巫蠱之事朝廷倉卒不及施行天漢武帝年号 善曰漢書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

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論語孝經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蠱事未列于學官天漢武

帝年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良曰左姓也丘明名也 善

國史官有法故有左丘明觀其史記丘明作傳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

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善本無 皇字帝愍學殘文

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

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善本無 傳字或閒善本無 作晚編

濟三通卷伏藏稍漸也言漸缺落頗離真正也校考也舊文古文也三事即尚書左傳逸禮也間差也編比次也 善曰漢書曰劉向以

古文校歐陽大小夏庚三家經之酒誥脫一簡召誥脫二簡博問人間則善本有 有字魯國

相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

未施翰曰相公貫公庸生皆先進大儒也考校與此古文三事同然抑止之未施行於世 善曰七略曰禮家先魯有柏生說

經頗異論語家近琅邪王卿不密名及膠東庸生皆以教然則庸生亦未詳其名也此乃有識者之所

歎歎士君子之所嗟痛善本有也字 銑曰歎歎 往者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

字煩言碎辭學者疲善本 作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向曰綴緝陋隱也言緝學之士不思闕失但就隱少之中分析碎辭使學者不成其才藝信口說而背傳

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濟曰口說末師

即鄒魯梁趙也傳記往古文者也大事謂封禪等事也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

則幽冥而莫知其原良曰辟雍講藝之所也封謂封太山禪謂禪梁甫也巡狩謂勞資諸侯也冥暗

原本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

善服義之公心

翰曰殘缺非古文者挾謂帶私情也恐立左氏破其先師文義也亡無服用也言無從善

用義之正心也

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

銑曰疾妬謂不欲立左氏也雷同謝雷之發聲同時而應是非相同不別善惡也善曰禮記曰無雷同抑此三學

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

抑止也三學謂劉歆欲立者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三十篇以為備矣不知有百篇謂左氏傳別行不傳春秋如此豈不哀哉言可哀也善曰臣瓚漢書注曰當時學者謂尚書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

今聖上德通神明繼

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

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

濟曰上謂哀帝也統紀揚明也文教

謂經教也學士謂當時博士也情謂有私意也依違謂不故下明

詔試左氏可立否善本作不字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

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

則不然

良曰言下詔令試左氏可立不可立臣歆自謂也微弱謂諸經有闕失者一二君子謂諸博士言同心用功望

得廢遺以補闕少今則不然謂不肯也

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

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與慮始此乃眾庶之所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

翰曰猥頓也不誦絕之謂諸博士皆云不經習誦以杜塞論試也樂成謂事成則樂而從之慮謀也言如此者乃凡人耳非君子所當然也善曰太公金匱曰夫

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

論今上所考試

善本作視字其

善本有為字古文舊書皆有徵

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

銑曰數家之事謂歆欲所立者先帝成帝也應當也言古

文與時所行者相當豈為苟且而已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

野乎

向曰愈猶勝也言禮失其序尚求之於鄙野之人今取古文豈不勝求野人乎言勝也善曰漢書班固曰仲尼有言禮

失而求諸野

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子孟

諸野

明

濟曰歐陽生字伯和受尚書於伏生施讎孟喜言此二人善於春秋  
公羊易等善曰漢書曰歐陽生字和伯千乘人也事伏生又曰樂  
陵侯史高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迺齊學又曰施讎字長卿沛  
人也從田王孫受易又曰孟喜字長卿東海人也從田王孫受易然

**孝宣**善本作皇字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

**夏侯尚書**良曰穀梁子名赤梁丘賀字長翁夏侯勝之先始從張生之受尚書後族子始昌傳勝故書有小大夏侯

之學也善曰漢書梁丘賀字長翁琅邪人也從京房受易又曰夏侯勝從濟南伏生受尚書勝傳從兄子建建又事歐陽高由是尚書

有大小夏侯之學**義雖相反猶立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

**之寧與**善本無與字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向曰言諸家雖

義理相反而並置者寧失於存也墜落也言文武之道未落於地在於人也志記也謂使賢愚各盡其分善曰論語子貢曰文武之道

夫墜於地在地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

**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

**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為二**

**三君子不取也**銑曰包含也守殘謂諸生守殘缺之業黨助也同門曰朋道真謂古文也陷墜也言違詔

書當使刀筆之吏議其罪不取謂不可也

### 北山移文一首

**孔德璋**向曰蕭子顯齊書云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仕至太子詹事鐘山

在郡北其先周彥倫隱於此山後應詔出為海鹽縣令欲却過此山孔生乃假山靈之意移之使不

許得至故云北山移文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學涉有善譽州舉秀才

解褐宋安成王車騎法曹行參軍稍遷至太子詹事卒

**鐘山之英草堂之靈**濟曰蔣子文自謂青骨死當為神後吳王為立祠於鐘山下因改山為蔣

山也昔蜀有法師居於草堂寺及東歸至此翫彼林泉之美乃於此山南作草堂以擬焉英靈二神也善曰梁簡文帝草堂傳曰汝南

周顒昔經在蜀以蜀草堂寺林壑可懷乃於**馳煙驛路勒移**

鍾嶺雷次宗學館立寺因名草堂亦號山茨

山庭夫以耿介拔俗之標蕭灑出塵之想

良曰驛傳

也謂山之英靈驅馳煙霧刻移文於山庭也耿介謂執節之士也拔

出也蕭灑脫落也善曰楚辭曰獨耿介而不墮孫盛晉陽秋曰呂

安志量開廣有拔俗風氣莊子曰孔子彷徨塵垢之外逍遙無為之業

度白雲善本作雪字以方絜

干青霄善本作雲字而直上吾方知之矣翰曰隱者之志清高也絜清干

表皎皎霞外芥千金而不取屣萬乘其如脫銑

亭亭高聳兒表外也物表霞外言志高遠也芥草也千金萬乘俗皆

貴之此高絜之人視之如草芥脫屣而已言輕也善曰爾雅曰芥

草也史記曰秦軍引去平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為魯連壽

魯連笑曰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為人排患釋難解紛而不取也即有

取者是商賈之事而連不忍為也遂辭平原君而去淮南子曰堯年

衰志閔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却行而脫屣也許慎曰言其易也劉熙

孟子注曰屣草屨可履聞鳳吹於洛浦值新歌於延瀨固亦

有焉向曰周靈王太子晉吹笙作鳳鳴游於伊洛之間蘇門先生

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薪人曰吾聞聖

人無懷以道德為心何怪乎而為哀也遂為歌二章而去言有堅固

如此善曰列仙傳曰王子喬周宣王太子書也好吹笙作鳳鳴遊

伊維之間薪歌延瀨未聞豈有善本作期字終始參差蒼黃翻覆淚翟

子之悲慟朱公之哭濟曰參差不一也翻覆不定也翟墨翟

可以黑楊朱見岐路而哭之曰可以南可以北言周子無一定之志

故舉此二人悲哭以譏之善曰終始參差歧路也蒼黃翻覆素絲

也翟墨翟也朱楊朱也淮南子曰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

化乍迴跡以心染或先貞而後黷何其謬哉良曰

也嗚呼尚生不

存仲氏既往山阿寂寥千載誰賞翰曰嗚呼歎辭尚

長字子平男女嫁

娶訖便隱而不出仲長統嘗歎曰若得背山臨水游覽平原此即足

矣何為區區於帝王之門哉言此二人無使山阿空虛千載已來無

人賞樂善曰尚生子平也已見上文范曄後漢書曰仲長統

字公理山陽人也性儻然語無常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

世

有周子儁俗之士既文既博亦立亦史然而學

遁東魯習隱南郭

銑曰周子謂彥倫也雋俗俗中之雋士也博大通也玄謂莊老之道也史謂文

多質少也東魯謂顏闔也南郭子綦也言顯無本性但習學此二人之隱遁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

國侍郎元微中出為剡令建元中為長沙王後軍參軍山陰令稍遷國子博士卒於官莊子曰魯君聞顏闔得道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使者至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反審之復來求之則

不得已又曰南郭子綦隱机而坐仰天嗒然似喪其偶郭象曰嗒焉解體若失其配匹也嗒土台切

竊吹草堂濫巾北岳

向曰竊盜濫借也南郭處士盜居吹竿之位巾隱者之郭濫吹竿也善曰偶吹即濟竿也偶匹對之名巾誘我松桂

隱者之飾東觀漢記曰江革專心養母幅巾屣屨

欺我雲壑雖假容於江臯乃纓情於好爵

也欺詐也言雖假其容見於江澤然纓情志好於爵祿也善曰楚辭曰將馳騫兮江臯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王侯風情

張去日霜氣橫秋或歌

善本作幽人長往或怨王

孫不游

良曰排推也巢父許由隱者之最也百氏謂百家諸子也王侯爵之貴也拉折也傲蔑皆輕也張大橫蓋也幽人王

孫隱者之稱慕其長往故歌之疾其不游故怨之言顯初至如此善曰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悞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反楚

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

談空空於釋部覈

翰曰空空以空明空也釋部謂佛經也覈考也玄玄謂玄之又玄也道流謂老子也善曰蕭子顯齊書曰顯汎涉百家長於佛理著正

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寡流者出於史官曆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

務光何足比

涓子不能儔

銑曰務光涓子皆古之隱者比方儔匹也善曰並根殷湯伐桀因光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沉窾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木隱於宕山能

風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

向曰騶使乘也鶴書謂鶴也隴山陵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騶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曰鶴頭書與偃波書俱招板所用在漢則謂之尺一簡

形馳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

義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其

義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其

義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其

義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其

義

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

席次袂聳筵上焚芟

其

走俗狀

濟曰言辟書既至則神魄動散也軒舉也舉眉謂喜也次側也袂衣袖也袂聳謂掉臂也芟製荷衣隱者之服言皆焚裂之舉騁塵俗之容狀抗舉走騁也善曰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集芙蓉而為裳王逸曰製裁也

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

而如喪至其紐金章縮墨綬

翰曰悽愴憤咽皆怨怒兒言此等雖無情見山人去

亦如有喪失而怨怒也良曰紐繫縮貫也金章銅印也銅章墨綬縣令之章飾也善曰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

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張英

風於海甸馳妙譽於浙右

銑曰跨越也管州之城為屬城言越眾城而為縣宰之稱

首也英風妙譽皆美聲也海甸言所理邑近海而在浙江之右也善曰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勸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

百里阮籍詠懷詩曰英風截雲霓字書曰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為浙右道帙長擯善本作殞字法筵

父埋敲扑

誼嚙犯其慮牒訴控

孔惚惚裝其

懷向曰軼書衣也擯弃也敲扑謂打人聲也牒文牒也訴告也空惚惚偏兒言道書講席父從弃理而聽訟通於懷抱也善曰

過秦曰執敲扑以鞭台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偬於山莊王逸曰倥偬困苦也琴歌既斷酒

賦無續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綸於折獄

濟曰琴歌酒賦皆逸

人之務言今斷絕無續也綢繆親近也紛綸眾多之兒結課考弟也折獄謂審刑書也善曰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

酒賦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課也尚書王曰哀敬折獄明啓刑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

曾於前錄

音錄良曰張敞趙廣俱為京兆尹有名望魯恭卓茂咸善為令言將崇樹風猷以籠架之善曰漢書曰

張敞字子高稍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也為陽翟令以化行尤異遷京輔都尉范曄後漢書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

也遷密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牟令頓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希蹤三

輔豪馳聲九州牧

翰曰渭城以西為右扶風長安以東為京兆長陵以北為左馮翊此謂三輔也秩皆

二千石牧長蹤跡也言希跡及之馳聲譽以過之善曰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中尉更名右扶風是

為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使我高霞孤映明月

也貢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貢金也青松落落

獨舉

銑曰我謂鐘山神所稱也言霞月徒舉映無人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賞玩也善曰成公綏鷹賦曰陵高霞而輕舉

白雲誰侶澗戶善本作推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

延佇向曰摧絕破壞也荒涼無穢也言山人之去松至於還颺

入幕寫霧出楹蕙帳空今夜鶴善本作怨山人去

兮曉徕善本作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

縛塵纓翰曰颺風寫吐楹柱也蕙香草山人葺以為帳此因山

言之故託鴛鶴以寄驚怨也投棄也謂踈廣弃官而歸

東海也幽人佩蘭故云解蘭縛繫也塵纓世事也善曰投簪踈廣

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摯虞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韜聲匿迹蘭

蘭佩於是南岳獻朝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

也騰起竦上謂譏也言皆譏笑此山初容此人也慨歎也游子謂周

也顯也欺誑弔問也言山為周顯所誑情懷所壅而無人相問也善

曰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之臣曰故其林慙無盡澗愧不歇

某死鄭玄曰計或作赴赴至也秋桂遣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臯之

素謁翰曰託林澗以申其愧也風月所以滋松桂之美言今無人

故遺罷之馳騁宣布也逸議謂隱逸之議臯澤也素貧素之

交謁告也謂布告於人使知也善曰馳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

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

阮藉奏記曰將耕東臯之陽雉珪集訓張長史詩曰司貧清風館

共素白雲室柱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謂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

又促裝下邑浪柁制上京雖情投於魏闕或假

步於山局銑曰促迫也下邑謂山陰也浪鼓也柁棹也言山陰

秩滿因向京而過山也上京建業也魏闕朝廷也高

山門也言顯情實在朝廷而假跡於此山門善曰楚辭曰漁父鼓

棹而去王逸曰船舷也浪猶鼓也韋昭漢書注曰棹楫也呂氏春秋

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

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局外閉之闕也豈可使芳

杜厚顏薜荔無恥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

於蕙路汗淥池善本作洗耳向曰芳杜薜荔皆香草言

豈可使芳草懷恥愧以相

見崖嶺再被滓穢更以俗跡塵點我蕙草之路汗濁我洗耳之池也

善曰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為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而

洗宜局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截來轅於

耳

谷口杜妄轡於郊端濟曰扇門也岫幌山窻也雲關謂以雲轡謂周顛之車乘也谷口郊端山之外也恐其親近故遠柱絕之於是叢條瞋膽疊穎怒

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掃跡請迴俗士駕

為君謝逋客良曰條木枝也穎草穗也言條穗瞋怒擊折顛之輪掃去其跡也俗士逋客謂顛也謝去也文言草木謂為山靈除去之不許來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晉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六家文選卷第四十三

丁未四月三日 羅模



